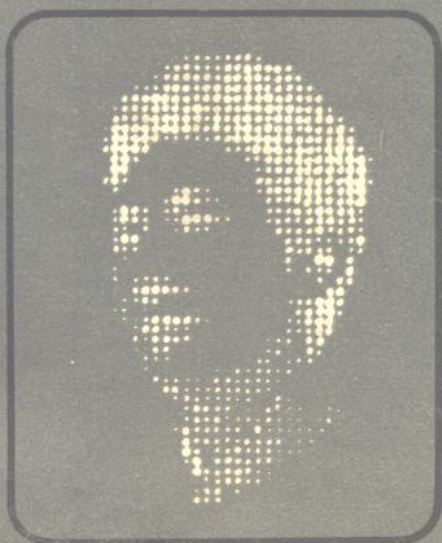




闲书

郁达夫



上海书店印行

本书根据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复印

闲 书

郁达夫著

*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1981年12月 1—21000 (18—1) 定价 0.50 元

自序

平常出书，不大喜欢作自序，而请旁人为代写一篇的麻烦事情，当然是更不愿意做了。近来偷懒取巧的习惯，与年岁同时进了步，所以看书的时候，也爱看看那些写在书前面的绪言导词之类；有时患着无事忙病，竟有凭了一篇序文而来决定要不要把那册书读完的行动。这一回轮到了自己出书的头上，自然要想在书的前面，也写些什么了，先让我来释明一下这书命名的由来。

简单明了地说一句，下面所收集起来的许多短长杂稿，都是闲空不过，才拿起笔来写出的；所以事忙的人，简直可以不读，这一种书，终于也还是帮闲的作品。不过仔细一想，凡一个人到了拿笔管写写的时候，总是属于闲人一类的居多，忙人是决不会去干这些无聊的余事的；同样想拿起一册书来读读的人，必然地也非十分有闲者不可，忙人连吃饭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又那里会起看书的心思。中国一向，就把看书当作是消闲的动作，故而对于那些小说笔记之类的册籍，统叫作闲书，说它们的无关大体，得遣闲时；我以为这一个称呼，实在是最简洁适当也没有的了，所以就拿来做了我的书名。

列宁曾经在一本《国家与革命》的小册子上说过一句有趣的话，以这话来说明写稿子的人的闲空，觉得尤其合适，所以想

在这里把它引用一下，来嘲笑嘲笑自己的无聊。他说：“这书后半部还没有写成，而自己却要去干实际的革命工作去了。”做些实际的事情，当然要比弄弄纸笔，说说空话有趣得多；“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说起来倒有点象孔孟之徒了，但被天强派作了闲人之后，他的寂寞与凄凉，也并不是可以借了一句两句的话来说出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末日

目 次

自序	I
清贫慰语	1
说肥瘦长短之类	4
说“沉默”	6
说姓氏	8
说谎的衰落	10
传记文学	12
谈结婚	14
暴力与倾向	16
雨	18
婿乡年节	19
杂谈七月	22
杭州的八月	24
寂寞的春朝	26
春愁	28
玉皇山	30
浙江的今古	34
住所的话	37
记风雨茅庐	41

故都的秋·····	44
江南的冬景·····	48
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	52
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	57
屠格涅夫的临终·····	67
查尔的百年诞辰·····	69
林道的短篇小说·····	71
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	75
钱唐汪水云的诗词·····	82
静的文艺作品·····	88
清新的小品文字·····	91
略谈幽默·····	94
Mabie 幽默论抄·····	98
谈谈民族文艺·····	102
谈诗·····	107
娱霞杂载·····	111
记闽中的风雅·····	117
梅雨日记·····	119
秋霖日记·····	126
冬余日记·····	133
闽游日记·····	141
浓春日记·····	166

清 贫 慰 语

洪范五福，二曰富；同时五极，四曰贫。当然，富与贵，是人之所以欲；而贫与贱，也是人之所恶的。可是贵者必富，似乎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的定则；因为“子夏贫甚，人曰，子何不仕？子夏曰，诸侯之骄我者，我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我不复见。”终而至于悬鹑衣于壁，这定则，在西洋却并不通用；倍根论富，也同中国的古圣昔贤一样，以大地为致富之源，但其来也缓慢，而费力也多。其次则他在说商贾之致富，专卖垄断之致富，为役吏或因职业之致富，虽则都可以很快的发财，然而却不高尚。

西哲的视富，也和中国圣人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调子一样。倍根的大斥高利贷的地方倒颇有些近世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剩余价值，与不当利得的倾向。

尤其是说得有趣的，是在讲到财神 *Plutus* 的势利的一点。他说财神于受到 *Jupiter* 大神的命令的时候，总缓缓跛行，姗姗而去；但一得到死神中之掌财魔王 *Pluto* 的命令的时候，却飞奔狂跳，唯恐不及了。所以致富之道的最快的手段，是在弄他人至死，而自己因之得财的一条路，譬如得遗产之类，就是。其次则如做恶事，坏良心，行奸邪，施压迫，亦是致富的捷径。总而言之你若想富，你得先弄人贫。散文的祖宗，法国蒙泰

纽，在他的一篇《论一人之得就是他人之失》的短文里也说，一位雅典的卖葬式器具者，每以劣货而售重价，因而 Demades 痛斥其为不仁，因他的利益，就系悬在他人的死的上面的。蒙泰纽却又进一步说，不独卖葬具者为然，凡天下之得利者，都该痛斥。商人利用青年的无节制，农夫只想抬高谷价，建筑师希望人家屋倒，讼师唯恐天下没有事，就是善誉者以及牧师，也是因为我们的作恶或死人时才有实用。医生决不喜欢人的健康，兵士没有一个是爱和平的。

如此说来，很简单的一句话，是富者都是恶人，善人没有一个不穷的了。因为弄成了我们的穷，然后可以致他的富。不过因节俭而致富，因无中生有的生产而致富，如其富得正当而不害及他人者，又当别论。

那么贫穷的人是不是都可以宝贵的呢？培根先生也在说，对于那些似乎在看不起富的人，也不可一味的轻信，因为他们的看不起富，是实在对于富是绝望了；万一使他们也能得到，那时候他们可又不同了。所以是清而且贫者为上，懒而且贫者次之，孜孜欲富而终得其贫者为最下。象黔娄子的夫妻，庶几可以当得起清贫的两字了，且看《高士传》，“黔娄子守道不屈，卒时覆以布被，覆头则足露，覆足则头露。或曰，斜其被则敛矣！其妻曰，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

现在一般人的不守清贫，终至卑污堕落的原因，大抵在于女人；若有一位能识得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的女人在旁，那世界上的争夺，恐怕可以减少一半。

其次则还有一位与势利的财神相对立的公正的死神在那里；无常一到，则王侯将相，乞丐偷儿，都平等了。俗语说：“一

双空手见阎君！”这实在是穷人的一大安慰；而西洋人的轮回之说比此还要更进一步。耶稣教的轻薄富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说，富者欲入天国，难于骆驼之穿针孔；所以培根也说，财富是德性的行李，譬如行军，辎重财富，是进军之大累也。

说肥瘦长短之类

人体的肥瘦长短，照中国历来的审美标准来看，似乎总是瘦长的比肥短的美些。从古形容美人，总以长身玉立的四字为老调，而“嫫母倭傀，善誉者不能掩其丑”，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典故。按常理来说，大约瘦者必长，肥者必倭；但人身不同，各如其面，肥瘦长短的组合配分，却不能象算术上的组合法那么简单。所以同外国文中不规则动词的变化一样，瘦而短，肥且长的阴性阳性，美妇丑男，竟可以有，也竟可以变得非常普通。

若把肥瘦长短分开来说，则燕瘦环肥，各臻其美，尧长舜短，同是圣人；倘说唐明王是懂得近世择美人鱼的心理的人，则不该赍送珍珠，慰她寂寥。倘说人长者心美，短者必丑，则尧之子何以不肖，而娥皇、女英又如何肯共嫁一人。

关于肥瘦，若将美的观点撇开，从道义人品来立论，则肥者可该倒霉了。訾食者不肥体，是管子的金言；子贡淫思七日，不寝不食，以至骨立，的是圣门弟子的行为。饭颗山头逢杜甫，他老人家只为了忠君爱国，弄得骨瘦如柴。桓温之孽子桓元，重兼常儿，抱辄易人，终成了篡位的奸臣，被人杀戮；叔鱼之母，见了她儿子的鸢肩牛腹，叹曰，溪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贿死，遂勿视。凡此种种，都是说肥者坏，瘦者好的史

实，而韩休为宰相，弄得唐玄宗不敢小有过差，只能勉强说一句吾貌虽瘦，天下则肥的硬好汉语来解嘲，尤其是有名的故事。

反过来从长短来说，中国历史里，似乎是特别以赞扬矮子的记录为多。第一，有名的大政治家矮的却占了不少，周公伊尹，全是矮子，晏子长不满六尺，而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孟尝君乃眇小丈夫，淳于髡亦为人甚小。其他如能令公喜公怒的短主薄王珣，磨穿铁砚赋日出扶桑的半人桑维翰等，都系以矮而出名者，比起长大人来（当然也是很多），短小人决不会有逊色。武人若伍子胥，若韩王信辈，都系长人，该没有矮子的分了，而专诸郭解，相传亦是矮人。

看了这些废话，大家怕要疑我在赞成瘦子矮子了，但鄙意却没有这样简单。对于美人，我当然也是个摩登的男子，“软玉温香抱满怀”，岂不是最快活也没有的事情？至于政治家呢，我觉得短小精悍的拿破仑，究竟要比自己瘦长因而卫兵也只想挑长大的普国弗列特克大王好得多。若鸟喙长颈的肾水之精（子华子），大口鸷肩的东方之士（淮南子）能否与大王弗列特克比肩，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一九三四年九月

说“沉默”

自发的沉默，中外一例地都视为人生的美德。中国人说：“祸从口出！”所以金人要三缄其口。英国喀拉衣耳说：“沉默与玄秘！若这时代还是造神坛的时代，那神坛正还该献造给它们。”他又引着一句瑞士的金言“言语是银的，沉默是金的”而改造过说：“言语是一时的，沉默是永久的。”比利时的那位神秘诗人梅泰林克在一本《心贫者之宝》(Le Tresor des Humbles)的散文集里，更把沉默推崇得至高至上，无以复加。

他甚至说，言语的沟通灵魂，远不如沉默的来得彻底。尤其是两人相爱的时候，决定此爱者，乃是来至两人间的最初的那一个沉默。在远道回家，别离在即，大喜临头，生命终息，或大大的不幸，将次到来的一瞬间，沉默总在我们的先头，所以人们在人数多的时候，最怕的也就是这一个沉默。沉默的严肃，就是爱和死和运命的严肃。

梅泰林克的赞美沉默，自然是有他的见地在的；但非自发的沉默，却未免有点儿难受。先让我来说一个故事：火德星君纪晓岚，酷嗜淡巴菰，有一日正在吞云吐雾，校修着《四库全书》的时候，忽听报说：“皇上来了！”他把烟斗向靴袋里一塞，就匆忙地下去接驾。后来烟火烧上袜子、皮肉，干焦气都熏出外面来了，皇上问：“有什么在烧？”他老人家却只装着苦笑，镇静地

回复说：“没有什么！”象这一种的沉默，可真是应了法国人的说法，言语是隐秘思想的艺术(Speech is the art of concealing thought)了；但艺术虽然成了功，而皮肉可不免受了痛。

说 姓 氏

姓氏的起源，当然是和人类一样的古。《白虎通》上说：“古者圣人吹律以定姓；……姓有百者何？……正声有五，宫商角徵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异气殊音悉备，故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管，或氏其事。”《通志》上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故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至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于文，女生为姓，故姓之赐，多从女，姬姜嬴姒姚妫姑妘嫫妊嫪之类是也。”从这些地方看来，姓原是最古，是女性中心的家族制度开始的时候就有了；进而有氏，是社会上有了贵贱之分的时候起始的，后来再进，姓氏便合而为一了。

古代人齿稀少，所以姓只百而已。其后生齿日繁，交通日广，唐宋以后，遂有千姓万姓以上的支别。我们小时候在私塾里读的《百家姓》，以赵氏起头，大家都说它是宋初的东西，因为当时南唐未灭，吴越王割据南方，势正强盛，妃孙氏，故而《百家姓》之首，就是赵钱孙李的四族。其实通行本的《百家姓》，删繁就简，主意只在取便阅读而已，若以当时的姓氏来说，决不至有百家的。

古代姓氏的来源，既系如此，则姓氏的在封建社会，家族

制度上的重要，自然是可以不必要说了。现在当我们正欲打破封建社会革除家族制度的时候，对这姓氏的存废，当然是一个很可研究的大问题。五四时代，曾有人创议过废姓；朋友中间的有几位学科学的人，曾说废姓之后，可以以号码来代替姓名，譬如病院里的患者，上海巡捕房的巡捕，单以第几号第几号来代替姓名，也没有什么不便。北平的玄同教授，也曾实行过这主张，作家中间，更有一位叫作废名的先生。

说谎的衰落

说谎的衰落 (The Decay of Lying)，这是唯美者王尔特的一篇以对话来写出的论文题目。他诋毁写实主义，追怀古昔的美的虚幻世界，以为说谎造谣的这种艺术，至近代而衰落了，所以他的同时代的作家，和稍古一点的英法前辈，一个个都受了他的警句的嘲弄。他说美国人的没有好文学创制出来，就因为他们的开国元勋的不知道说谎。华盛顿斧砍樱树的那一个传说，就是窒塞杀美国人的创造本能的一种毒素。

王尔特的这种奇矫的见解，究竟对与不对，已经有许多文艺批评家畅论过了，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回头来一看我们中国古今的文人，觉得在说谎造谣的艺术上，的确要比西洋人落后得多。成王剪桐叶为圭，戏封叔虞，是何等有趣的雅事，而周公认真，最好的一个谎，就被拆破。赵高指鹿为马，也是一个好玩意儿。但背后要加以刑诛，谋成实用，趣事就变成恶事了。

到了现代，这说谎的艺术，更加变得恶劣到了极顶，新闻记事，每因说谎而露出马脚，小刊物的造谣说谎，恶劣当然更甚。不说别的，就说关于我个人的记事罢，有一个刊物，刚说过我在杭州奔走于三四流政客之门，钻营牵拍，得了一个三十元一月的报屁股编辑；同时另一个刊物，却又说我在对雪赋